

农村读物

NONGCUN DUWU

农村新状元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农 村 新 状 元

钱 能 训
于 美 贤 主 编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插图：蔡志坚 吴澍

农 村 新 状 元

钱能训 于美贤 主编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375 字数94,000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576 定价：0.35元

责任编辑 刘勇坚

目 次



1	理想的落脚点就在农村(代前言).....	叶齐红
5	山乡明珠.....	董自伦
17	闪光的良种.....	戴心平
28	“秦科学”的故事.....	胥建生
40	探索蚕豆高产奥秘的人.....	裴艺元
53	在生物防治的道路上.....	芮 芳
64	理想的力量.....	李国平 张佐潼
71	水 鹰.....	金永溪
83	看穿大海的眼睛.....	张国轩
99	养蚕能手尤桂芬.....	李志成
107	创业的年轻人.....	公羊达
113	“神火”师傅.....	刘竹园 陆静高
124	追寻阳光踪迹的年轻人.....	陆建华 陈其昌

理想的落脚点就在农村

(代前言)

叶齐红

大海，浩瀚的大海，听凭长鲸遨游；

蓝天，辽阔的蓝天，一任雄鹰翱翔；

农村，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农村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。请看今日农村新状元，正如雨后春笋，破土而出，又如秋夜繁星，争光竞辉。本书所介绍的只是近几年来出现的新星中熠熠放光的几颗明星，他们是一代青年学习的榜样。

农村新状元，不是营营于巢的燕雀，而是壮志凌云的鸿鹄。青年人总爱谈论理想，然而任何人的理想，如果离开了社会需要，就象滴水脱离了大海一样。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秦书延深切地领悟到这条道理：农村青年，理想的落脚点就在农村。他说出了时代的要求。农业现代化建设，是一篇雄壮的交响乐章，需要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共同谱写、协作演奏。每

个有志的农村青年，理所当然地把实现四化当作最大理想，然后脚踏实地向具体目标努力。生产队长，是有些人不屑一顾的职务，而熊治爽却毅然挑起这副担子，她想的是带领乡亲们驱赶贫穷，建设富庶新农村；进城当工人，有人以为是难得良机，张蔚南却把户口迁到水产队，他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水产事业的蓬勃发展。其实，岂只是熊治爽、张蔚南，大批大批的农村青年都象他们那样，把个人理想与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。

农村新状元，当然不是好逸恶劳的懒汉，而是不畏艰辛的勇士。美好的理想之树，全靠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，才能绽开瑰丽的花朵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：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，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，不付出极大努力，总是一帆风顺，容易得到成功，这种想法，只是幻想。”各行各业的新状元，有谁不搏击过几番风雨，有谁不历经了千辛万苦。金中时迷上了虫子，栉风沐雨，探索研究，终于在生物防治领域里取得了成绩；樊家龙迷上了种子，废寝忘食，不断试验，终于培育成功糯稻新品种。当然，不只是金中时、樊家龙，有许许多多青年都具备不怕困难、吃苦耐劳的美德，这正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始信誓旦旦，不多时就半途而废呢？这些人缺少的正是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。

农村新状元具备一种可贵品质，就是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。他们象雷锋同志那样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积极作用。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。在旧社会里，由于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存在，这只能是一句空话。只有在新社会，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，才能成为美好的现实。社会主义事业，尽管有行业之分，岗位之异，却无高低贵贱之别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。青年人只要把个人的兴趣、爱好和聪明才智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，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，钻研本行业的业务，持之以恒，锲而不舍，为“四化”建设添砖加瓦，不论你在哪个岗位上，都有美好的前途，行行都能出状元。当然，新状元不是天生的，成长的阶梯是勤奋。勤奋一方面是刻苦自学，另一方面是不断实践。张林江凭什么练就一双看穿大海的眼睛？他爱大海，爱渔工这一行，在海洋捕捞中不断摸索并掌握鱼发规律；赵俊埭凭什么成为养兔土专家？他爱兔子，爱养兔这一行，不断钻研，终于掌握了养兔和治兔病的本领。徐志荣是这样，高洁也是这样。如果一个人见异思迁，不愿从手头工作做起，到头来终

将一事无成。

谁都有一段美妙的青春年华，尤其是在向四化进军的年代，青春更令人骄傲和自豪，因为时代赋予这一代年轻人多么光荣而伟大的使命，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寄托着何等的厚望。农村青年们，让美好的青春在壮丽的四化事业中放射出耀眼光芒。愿广阔天地，涌现更多的新状元。

山 乡 明 珠

董自伦

明 珠 出 土

朝阳喷射出艳红的光芒，透过明亮洁净的玻璃窗，投向公社农具厂厂长的办公桌上，将一张填写好的“招收新工人合同书”，映得清晰可辨。姓名：熊治爽。性别：女。年龄：二十五岁。籍贯：江苏省赣榆县黑林公社大树大队第二生产队。单位意见：同意。上级审核意见：同意。

“真是一个好姑娘啊！”厂长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并不陌生的名字，喃喃地自语着。他早就听说，治爽在家中曾组织青年用业余时间种“十边”地，筹集资金办起了俱乐部；还率领妇女种“三八”试验田，为大面积粮油高产探索新路。眼下要来当工人，厂里又增添了一份新生力量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会心地笑了，突然又皱起眉头：“通知发下去几天了，为何她还不来上班呢？”

此刻，厂长哪里晓得姑娘所在生产队的情况呢。

阳春三月，桃红柳绿，万象更新。吴山西麓的大树村，十个生产队有九个都在人欢马叫闹春耕。一年之计在于春嘛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谁个有劲不使呢？可是，第二生产队却是另一番景象：队长，躺倒了两月有余；社员们，干活没人领队，生产乱了套；队里两万斤地瓜种，管理不善白白地烂

掉了；百十亩麦苗，日趋枯黄；去冬开山劈岭打乱了自留地，社员种不上春菜……“这是拿集体不当日子过喽！”村头巷尾，年迈的大爷愁得唉声叹气；操持家务的婆娘气得直跺脚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急得干搓手；姑娘们，心里如同火燎一般，“长此下去，不用说对国家多贡献，连结婚嫁妆也置不起啊！”

这当儿，大队党支部书记熊方阁更是吃不香，卧不宁：老队长，“辞职”了；新队长，谁愿干？经大伙儿推荐，好不容易物色了一个理想的候选人熊治爽，又突然要进农具厂当工人了。“嗨！都怨她父亲，不提前打个招呼，就把这事给办妥了。也难怪，天下父母心哪！”熊方阁无精打采地吧嗒着旱烟袋，思潮不停地翻滚着。考虑再三，他拿定主意，找治爽本人谈谈。

老支书正欲起身，一位身着草绿色外衣的姑娘走进来。她，有着结实而健壮的体魄，端庄而红润的面孔和一双聪明伶俐的双眸。老支书眼前豁然一亮，“治爽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坐！”他多么渴望这姑娘能挑起队长的重任哪！

“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”老支书劈头问道。

“官僚主义！”没想到他的话音未落，姑娘便顶了回去。

“还瞒我？你爹昨儿就告诉俺啦！”

“俺的事自己作主！不当工人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老支书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深知，在这偏僻的山坳里，一个常年与泥水打交道的丫头，能到大集体单位就业，谁能舍得放弃呢？老支书用怀疑的口气探询道：“那合同呢？”

“俺撕毁了。”姑娘诙谐而又轻松地回答。

“真的？”老支书惊喜地问，“你爹妈答应吗？”



“答应了。”

“他们怎么同意的?”

“是这样——”于是，姑娘便一五一十地叙说起来。

原来，头天晚上，治爽笑眯眯地对母亲说：“娘，俺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啥?”

“招工的事。”

“合同都批下来了，还不去报到，有什么好商量的。”母

亲把眼一白，埋怨着。

“俺不当工人了。”

“啊！”母亲露出异常惊讶的神色，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当队长。”女儿坦然地回答。

“当队长？”犹如当头倒下一盆冷水，老人颤抖了，半晌无语。这位深谙世故的老人家，对队里的事是很清楚的。她知道：眼下队里这个破烂不堪的摊子，难以收拾。她更清楚：这里的队长象割韭菜一样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都因经不住风浪，不是干个三天两日下台，就是混个一年半载掼掉“乌纱帽。”直到一九七七年，社员人均分配只有五十多元。有人曾断言，“若要二队变个样，除非夜明珠来照亮！”这局面，好样的男子汉都难以收拾，何况一个黄毛丫头呢？

的确，在这封建传统观念还相当浓重的穷乡僻壤，女的当队长，谈何容易！

“你疯了！”一阵沉默过后，老人生气了，“你爹为了你，找了厂长找公社，费了多少手脚啊！想不到，你得着福不享，硬要当什么队长，那是闹着玩的吗？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竟哽咽地流起泪来。

治爽的思想矛盾极了。当工人，还是干队长？此时，胸前佩戴的闪闪发光的团徽，变成了一团火，烧得她脸发烫，身发热。连日来群众的期望，党组织的引导，又浮现在脑海。在这革命工作需要的关键时刻，能打退堂鼓吗？她思忖，只要大伙支持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干！

“娘，你就答应俺干吧！”

“不行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出门子了。”

“改变不了这山旮旯的面貌，俺决不结婚！”

“你？”

“娘，你忘了？”治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不紧不慢地拉呱起来，“娘啊，小时听你讲，旧社会你讨了半辈子饭，多亏共产党派人来，在俺村组织武装小分队，减租减息，将你从苦海里救出来。可今天，当党需要你女儿时，连这点代价都不肯付，能对得起谁呢？总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啊！”

也许是姑娘的话语拨动了老人的心弦，她不吱声了。

“俺是共青团员，不为改变家乡面貌出点力，问心有愧啊！”

一席话，终于解开了娘思想上的疙瘩。她把眼泪一抹，“好！俺由你。”

“哈哈哈！”老支书听罢了年轻姑娘的追述，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，满脸皱纹绽开了花。

选举揭晓了，治爽以绝对多数的票当选为生产队队长。这消息，象春风一样，吹遍了苏鲁交界处的小山村。

俗话说：新官上任三把火。女队长上任后立即来了个三路分兵，先解决当务之急。一路，由自己带着老少娘们，给麦苗追肥，叫枯黄的叶子返青吐翠。二路，由副队长会同记工员，给社员重分了自留地，免除了社员的无菜地之忧。三路，六名男劳力，推着队里存下的九百斤大米，到毗邻的山东省莒南县换回千余斤地瓜种。

果然出手不凡，有板有眼。社员们看着女队长有魄力，有胆略，有能耐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大伙儿齐心协力地拼了一年，夺得了粮油双丰收。与上年相比，全队粮食总产由七万斤猛增到十二万斤，花生总产净增一万五千斤；社员人均分配由五十多元增加到九十五元。人们交口称赞熊治爽是棵好苗子。年逾古稀的老大爷熊守志，喜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念叨：“谢天谢地，俺山乡真的出了一颗夜明珠！”

明 珠 溢 彩

一颗明珠出土不容易，若要放射出绚丽的奇光异彩，又要历尽多少磨难哪！

女队长刚上任时，就有人刮起一股阴风，“牛当墒，驴配套，女的当家是胡闹。”“哼！甭看今日干得欢，就怕将来下台难！”

冷嘲热讽，搞不垮熊治爽当好队长的坚强意志和建设四化的崇高理想。她以新中国青年特有的革命大无畏气概，冲破了重重阻力，为家乡建设出力流汗。

女队长在她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队委会上，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，打铁先得本身硬。每个队委成员，都要带头参加劳动，钻研农业技术。这博得了多数人的赞同。

然而，话虽好说，办起来却不容易。一天晚上，记工员气呼呼地将记工簿摔到了女队长面前，“不记了，另请高明吧！”说罢，悻悻而去。

原因何在呢？女队长一清二楚：队委会规定他每天要拿出半天时间劳动，他满肚子不高兴。

说实在的，对这位干了多年的记工员，女队长起初搭班子时，曾动过一番脑筋：罢黜吧，他有一定经验；续用呢，不少人反映他太懒。争执最后，女队长还是顾全大局，叫他留任。那料想，今日他竟摔了挑子。

女队长多次诚恳地找这个记工员谈心，想打开他心灵上的窗户。谁晓得，此人就象钢浇铁铸的一般，无动于衷。队委会只好推选了责任心强而又勤快的熊传志担任了记工员。

这一下，更戳疼了老记工员的神经。他想方设法，处处跟治爽找麻烦。有一回，他干了活故意不报工，反说新记工员没给他记工；治爽劝解，他破口大骂，甚至挥拳欲打。众乡邻硬把他拽走了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治爽的母亲端起碗来，又放下了。女儿纳闷地问她：“为啥不吃啊？”老人潸然泪下，抽泣着说：

“丫头，你爹老实巴脚一辈子，全村没结一个冤家，想不到你把人家得罪了，往后的日子，可叫俺怎么过呀！”

女队长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是啊，当初若是顺从爹妈意见去当工人，哪来今日是非呢？又想，为了二百多口人的衣食住行，俺听从党的召唤，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任，有啥不对呢？

“娘，人正不怕影子斜。对那些想要投机取巧、成心找岔的人，就该得罪！”

事后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来支持她；老支书熊方阁来开导她；社员们也陆陆续续地来安慰她。一股股暖流，涌遍了女队长的全身，更坚定了她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。不是吗？人生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啊！

如果说，女队长对记工员的要求是严格的，那末，她对自己的要求则近乎苛刻。

一九七九年秋，正当秋播的要紧关头，领班送粪的副队长突然病倒了。女队长二话没说，接过车绊，就带着十几名小伙子干起来。

看！在通往大吴山的羊肠小道上、女队长干得多欢哪！驾起七百多斤的粪车，往返一趟十多里路，每翻一道岭，雨淋般的汗水，把她的短发粘在脸上，脖子上；每下一道坡，飞跑乱跳的小车，又将她带得踉踉跄跄，五脏六腑颠得要蹦

出胸膛一般。几天过后，崭新的解放鞋底花纹磨平了，鲜艳的花褂子，被汗水浸出了道道汗渍，肩膀被车绊勒得由红变紫，由紫变肿，脚上打出了十几个血泡，每走一步，针扎一般。人们关切地劝她：“治爽，这活太累了，你就别干了。”

“这怎么成？”女队长坚定地回答，“能干！”

其实，一天下来，她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，腿脚象是挨了棒打一样疼痛难忍。但不管怎么累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她总是第一个推起小车，迎着朝霞下地。她心底点燃的建设新山区之火啊，就似那嫣红嫣红的朝霞一样，在炽烈地燃烧。

女队长不仅是一位冲锋在前的实干家，而且是一名指导社员科学种田的好领班。

当地群众有一个传统的施肥办法，喜欢把草木灰和大粪混合起来。女队长根据自己从有关书本上学到的知识，告诉大家不要把这两样肥料掺在一起用。

这时，有些老年人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老一辈子就是这么施的，也看不出有啥不好嘛！”

“不信科学是不行的。”女队长一板一眼地说，“大粪是酸性的，而草木灰呢，属碱性，两样一混合，酸碱起中和反应，肥力就下降了，再施进田里，还有啥效果呢？”

群众是乐于接受科学的。从此，大伙儿再也不把酸性碱性肥料混在一起施了，还逐步学会了依据作物生长规律施肥。

一九八〇年冬末，二队村前有三十亩绿葱葱的麦苗，长到四五寸高时，突然象断奶的孩子，落黄了。

这时，有人说：“过苗了，得割掉喂牛，待明春重发。”也有的说：“得用碌碡压。”

究竟该咋办呢？女队长并没有盲目指挥，而是先到地里

拔了几株麦苗，分析了根系发育情况，翻阅了小麦栽培技术书籍，又虚心向老农请教。诊断结果：麦苗落黄，并非过苗，而是因为严重干旱造成的，不能割也不宜压，而要浇水上肥。

全队迅速掀起一个抗旱浇麦热潮。

“噫！麦根通黄泉，还要浇水吗？”有个公社干部看了后不觉大吃一惊：因为此地在历史上是从来不给小麦灌水的。

“你们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？”那个干部瞧了瞧前几天灌水的麦苗已经返青，绿油油，壮实实的，禁不住赞许地问。

“女队长的好主意。”社员们钦佩地向治爽努努嘴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第二年夏天，这片麦子亩产六百多斤，创造了黑林山区小麦单产的最高纪录。如今，女队长不光推车、撒种、插秧、收割，项项农活拿得起、放得下，而且样样庄稼何时下种、施肥、锄草、治虫，她都一清二楚。去年，全队粮食总产达到十八万斤，社员分配人均一百七十四元，比治爽就任前增了三倍多。这样的好队长，谁人不夸呢？

明珠无瑕

早在女队长上任之际，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就预言，熊治爽不当工人当队长，一定是为的“一人做官，鸡犬升天”。结果如何呢？

一颗璀璨晶莹的明珠，灰尘是难以玷污的。治爽一走上领导岗位，就对自己约法三章：执行制度，不徇私情，廉洁